

# 序二

## 献给爸妈

郭子澄

1973年我们离开了我唯一认识的天地，举家搬迁到陌生的岛国。爸爸妈妈说这个新搬来的地方叫“新加坡”，我想成“新家坡”，而我们的新家恰好有许多小山坡，这地名果然取得很有道理。在此之前，我唯一认识的那个天地叫美国，准确来说是美国中西部的明尼苏达州，是个以德裔与北欧裔移民为主的北国雪地，与新加坡没有任何相似之处。但即便肉眼所及的世界是明州，我也知道另外两个地方，一个是那我已经不记得的出生地——台湾，还有一个是爸爸妈妈的出生地，我们的“家”——中国大陆，我们习惯上就叫“大陆”。说到大陆，在我开始认字以前，一直以为那个地方叫中国大路，有一条很大很大的路，有很多长得和我们一样的人，不像美国，只有几家人跟我们一样，头发黑、皮肤黄，说中文。

我上小学没多久，就意识到我有一对和别人不一样的爸爸妈妈。爸爸的不同，首先来自于他的嬉皮长发和胡子。当年新加坡的政府机关，仍随处可见长发男士将遭强制削发的告示，我常担心爸有一天会被抓到警察局理发，剃掉那指标性的胡子。爸

爸的外形体现了他略为桀骜不驯的风格。在那个老师和教科书都奉为圣旨的时代，爸爸常从侧面敲一敲，要我们多想一想。比较幽默的一个例子，是教科书上把“荒淫”解释为“荒唐”，爸爸听到我背词语的时候，表示说这解释不全面、不太对。我哪听得进去，和爸争辩，老师说要这样背啊。爸爸也就淡淡地说，“好吧，你老师真荒淫。”

妈妈的不同，来自她的打扮和白皙皮肤。在那个尚未流行韩剧“美白”的年代，妈妈的模样，投放在一群华校家长的群中，特别不协调。还记得小学一年级的時候，妈妈来校拜访老师。同学们看到，兴奋地说：“这是子澄的妈妈。”女同学更羡慕地说：“你妈妈好美。”那时我极力要“脱欧入亚”（脱美入华？），想很快抛弃自己的美国味儿，本能地知道在华校生的地方，有个漂亮妈妈总不是好事，于是划清界限，以不屑的口吻说：“时髦啦时髦啦。”这也成了后来我们亲友间的一段“佳话”。

大凡新移民的孩子，主要分成两大主流。一种曰全盘本土化。譬如许多华人移民欧美者，下一代即便是中学时才移民他国，也会彻底本土化，尽量忘却原乡。另一种则曰拒绝同化，在新世界营造一个封闭的旧世界，就好比是全球各地的唐人街第一代移民。爸妈却两者皆抛，创造了一个中西合璧、不中不西、又中又西的玄妙世界。我和妹妹幼年不曾体会，如今步入中年，为人父母，方知获益无穷。

我们家的“中”，很自然地来自父母的童年。爸爸妈妈都出生在大陆，经历过抗战的兵荒马乱，以及国府撤退迁台的风风雨雨。这一代在台湾被称为“外省人”的族群，相比于被迫洗却日本文化影响的台湾本省人，或是相比于经历神州鼎革的“新”中国子民，其实不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，都与母文化一脉相承，可说是最完整地保存了中国文化的精神面貌。我和妹妹通过爸妈而认识的中国文化，也正是这个没有经过大陆马列

洗礼、也没有过分渗入台岛本土元素的文化。近日大陆刮起民国风，缅怀民国范儿，而我们兄妹从爸妈的言谈举止中，范儿已朗在眼前，何须怀念？

如果说我们家的“中”是最自然不过的事，那么我们家的“西”，却是爸妈生命中巨大的突破。在一个纯中国环境中长大的爸妈，赴美留学前都打好了扎实的英语基础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拥抱了西洋文化，不论在文学、哲学、美术、音乐等方面，都有涉猎。我至今还记得三岁的时候，陪着爸躺在地毯上，有样学样地闭上眼睛，享受贝多芬的《命运》交响曲。数十年后，妈学了美声唱法，成了合唱团的骨干团员，也是这个家西化的延续。

在生活方面，我们较同时代华校背景的孩子们，恐怕更西化。我们之间说话，华语夹杂着很多英语。爸妈彼此之间一直以英语名字相称呼、我们晚上睡前必定要kiss goodnight、夸奖孩子总是my sweet boy和my sweet girl、“抱怨”一定是complain（也许父母自己童年时，中国孩子们没有向父母“抱怨”的习惯或权利，而到了我和妹的时代，complain已成例行公事）。我们看的电视，总是那几个美国警匪片。在卡拉OK还没发明的时代，他们喜欢唱歌，总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英语歌曲，我们也跟着唱和。后来，还是我们自我认同很强的华校生两兄妹，逐步向父母介绍校园民歌、台湾综艺节目、港剧，语言上更在家中执行了“说英语要罚钱”的规定。虽然从来没有真正罚钱，但犯规者总是要说对不起（不可以是I'm sorry），也算是“罪己诏”吧。当然，爸妈犯规的次数远超过我们兄妹。小孩向父母立规定，要净化华语，不知道算是传统文化的空前胜利（说华语），还是传统文化的彻底失败（小孩没大没小，抓父母的错，孝道云乎哉）。

相信所有的孩子，最初以为自己的家庭就是天下家庭的模板，我也不例外。但在观察其他家庭之后，才意识到自己父母的不同，有幸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，是何等福份。爸妈从来都不是严父严母，而“慈”固“慈”矣，却没有溺爱或过分袒护。他们

其实走在时代的前端，更像我们这一代的父母，一直把我们当朋友，无所不谈；再艰涩的问题，也不厌其烦地为两个好奇心极强的孩子解说。这方面的例子，妈妈的记忆尤其多，并形诸文章，留下永远的美好纪念。在那个学校还在灌输严父慈母样板、百事孝为先的社会环境，爸妈极不典范。我一直期待爸爸凶一点，但他总是要我自己想想，自己判断是非，独立思考，不必尽听权威。而妈妈更是突破了“贤妻良母”的刻板形象，一直有自己的工作、写自己的文章，和我们谈一些很深奥的人生道理，更是个天生的讲古人，许多名著都能凭记忆巨细靡遗地娓娓道来。爸妈是我和妹妹最初的朋友，也是永远的朋友。我庆幸，想到爸爸时，不是朱自清的“背影”，这样的父子关系岂不太扭曲了？我庆幸，想到妈妈时，不是什么最可口的手艺、慈母手中的衣服，而是平生认识的第一个揉智慧与美丽于一体的女子。这才是妈妈。妹妹孩提时曾形象地对妈妈说：“妈妈，你大概不是贤妻良母吧？”听罢全家哄堂。若贤妻良母是煮饭烧菜缝衣服而无法与孩子沟通的传统母亲，那么妈妈，您当然不是，这是我们的福气。

爸妈是少见的soul mate（心灵伴侣）。小时候睡不着觉，爬出卧房时总能看到爸妈在书房里天南地北地聊天，享受着两人世界。而他们在看到不听话不肯睡觉的孩子时，也从不苛责，马上让我加入他们的讨论，直到睡神眷顾为止。新加坡无四季，天天温暖，我们饭后总会散步聊天。有时候，是大人听着小孩兴高采烈谈论学校的种种趣事。也有时候，是爸妈走在前头牵手聊天，我和妹谈校内“有的没的”事物。回想起来，父母携手话家常那种恬然自得，给我们兄妹带来无穷的安全感、无限的温馨，也许也有对日后婚姻生活的向往。四十余年后，这个家族传统没变，只是偶尔有中年儿女、眷属、众孙女参与其中。爸妈的相互呵护、相互尊重，年少时看似容易，若干年后，方知经营夫妻关系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耐心。我几乎从未听过爸妈吵架，更遑论

大发雷霆或恶言相向。对于我们，更是循循善诱多于大声责骂。我见过太多因父母教育方式出偏差而心灵深受其害的同龄人。我和妹是何等幸运和幸福。

到了快升大学时，外面的世界开始改变了。以前印象模糊的大陆，以及我们的大陆亲人，形象越发鲜明了。第一次感觉，或许今生能终于看到大陆故土、拥抱大陆的亲人。大半个童年曾看不太懂的台湾《中央日报》、《联合报》海外版，突然越看越懂，也越看越有意思了。我这时也开始和父母抢看报纸。这在人人一手平板电脑的当今，令人匪夷所思。记得深夜陪父亲喝威士忌（我总是小抿一口，至今酒量奇差），请教什么是美丽岛、什么是黑五类、什么是叶九条、什么是党外。以前有点跟不上的故事，开始让母亲重复、补遗。从妈妈的叙述中，认识了外婆的北平、外公的南京、妈妈的宁乡、重庆、上海、宜兰、台北。我和妹虽彻底融入了新加坡孩子的生活，在一个承平得不能再承平的世界，甘之如饴；却也在父母营造的另一个世界里，多了一个选项：保持与文化中华的脐带。

到美国上大学后，经常写信回家。虽留学美国，中文反而进步了，天马行空无所不谈，父母也珍惜这种首次以文字沟通的方式，以“范儿”的文笔，寄语海外游子，如沐春风。父母的信，我至今保留。我的信，父母也留着。然而，信中虽是方块字，我在信外却与美国社会没有多少隔阂，十一年留学和在美就职生涯也摄取了不少养分，若非彼岸的召唤声太强，换一个时空也能做个安份的美籍华人。未几，小平南巡，我奉派驻足香港，自此以后，游走于神州大江南北，竟然从无陌生不适之感，仿佛未曾离开，从来都属于这片土地。一个人终身无家是一大遗憾。曾经，看着新加坡同学们三代同堂、清明祭祖的情形，感叹自己之无“家”——台湾乃逃难之地，已非家，遑论举目就我们四个人的新加坡。然而长成后，方领悟父母所营造的，乃是真正的家。因为这个家，给了我们自信，也赋予我们工具，在新加坡、台湾、

大陆、香港、美国，任何一地，游刃有余。童年常听“四海为家”，我们做到了，但四海之源，在于父母的海纳百川。

我们兄妹远离了童年的家乡新加坡，但面临空巢的父母，却在新加坡另辟新的天地。父亲的事业在飞跃，在学界建树日多、桃李成荫。母亲不再有孩子在身边，重拾笔耕的乐趣，既写小说也写散文专栏。她还发掘新的嗜好——合唱，以歌会友。往后每回与父母团聚（不论是在新加坡、或陆港台、或北美），我们兄妹都聆听父母的新鲜事，包括新的教育计划、新的合唱活动、新的朋友。童年时是父母听我们描述学校和朋友的事物，如今似乎角色对调，而为此，我和妹由衷为父母高兴。长成的孩子，不应是父母的一切。在我们长成后，父母对我们都尽量放手，成就我们的独立人格。不论是事业方向、择偶、居住地、生活琐事，父母都扮演着聆听而从不干涉的角色。始终如一，他们是终生的朋友。

此时此刻，正在太平洋的上空，由香港飞北美，刚过换日线。漫长的旅程，如今已习以为常，人生岂非如此？但与父亲母亲相比，自己的日子顺遂得多。人生每逢疑难杂症，总会问，父母亲会怎么做，而答案往往就在眼前。但在父母养育我们的年代，却无榜样可循。他们生活在新旧交替的时代，祖辈的育儿方式已不适合于当时，而如何创造一个结合传统与现代的夫妻关系、亲子关系，却要由他们自己摸索。不知道他们五十年来日日夜夜的长谈，是否不断地立下五年计划，按部就班地执行；或是摸石子过河，见招拆招。但我们兄妹知道，自己无疑是受益者。真正的艰苦旅程，父母已代为铺路，我们所需奋斗的、摸索的，已不似他们当年的艰辛。我的父亲母亲，树立了夫妻的典范、为人父母的典范、良师益友的典范。孩儿以你们为荣。多年养育之恩，感激莫名，不知所云。

谨贺最敬爱的父母亲金婚愉快。Happy Anniversary. 以后多陪陪你们散步。